

六月以茶问安

子安

六月,年中绿意盎然的季节,阳光透过茂盛的树冠,斑驳洒落在我的茶盘上。此时的阳光,如一位热情过剩的画家,浓墨重彩地挥洒在大地上,让人有些招架不住。天空是深邃的蓝,仿佛被高温煮沸,云朵都懒得挪动,只剩下光与热的交织,压得人气喘吁吁。在这样的日子里,心也难静下来,浮躁如同太阳下蒸腾的热气,缭绕不散。此时,只需一杯茶,便能消解内心的所有躁动。

习惯在每个清晨,随着第一缕曙光的透窗而入,手执茶壶,轻轻斟出一天的开始。那一天中最纯净的时刻,茶香里盛满了期许与希望,好似每一片茶叶都承载着一日之初的清新。

六月的午后,是我最为钟爱的茶时光。暖阳如细雨般渐入人心,我在院中摆开一桌一椅,静静地品味着每一口茶的味道。茶香悠悠,它带着时间的宽厚,抚慰着内心的烦躁。没有了冬日的严寒,也没有了夏天的炽热,正是品读生活的好时节。

取一瓢清水,倾听它在壶中轻轻漾开的声音,那是最朴素的乐章。再取几片绿茶叶,那是山林间清晨的露珠,微风中的摇曳,带着自然的清新与宁静。将茶叶洒入热水中,看它们徐徐展开,如同心灵放松的过程。那水色渐变,由浅入深,直至碧绿,便似这片夏日热浪中的一抹清风,令人神清气爽。

吸一口茶香,那是山野的气息,是露水的灵动,是阳光下嫩叶的生机。香气袅袅上升,承载着一丝丝清凉,它不急不躁,缓缓弥漫开来,渗透进每个烦躁的细胞,让心灵得到安抚。

品一小口茶,味觉即刻被唤醒,那是大自然的恩赐,是土地的醇厚,是叶子里凝聚的日月精华。茶汤流过喉咙,温润如玉,清甜留在舌尖,余香萦绕齿间,所有的繁杂纷扰似乎都随着这股清流淡去,只留下心灵的澄净。

沏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静心之旅。沸水冲入茶壶,茶叶在水流中舒展开来,那瞬间的茶香迸发,宛如六月雨后的清新。我倾听着茶水沸

腾的声音,那是大自然最悠扬的乐章,它带来的不仅是口感上的享受,更是心灵深处的一次洗涤。

我的茶,有时是淡雅的绿茶,清新脱俗;有时是深沉的普洱,沉淀岁月;时而换上花香袅袅的茉莉,时而则是清淡含蓄的白茶。每一种茶,都有它的语言,有它的风情,有它对六月的诠释。

茶,不单是饮品,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。在忙碌的日子里,我们常常需要暂停脚步,与自己对话,感受存在的平和。而我,选择在六月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,用一杯茶,完成生命的对话。茶,更是一位智者,教我们在喧嚣中寻得一片宁静;是一位诗人,用它那细腻的韵律,抒写内心的平和。在六月这个热闹的季节里,我们不妨也学着以茶问安,不必多言,只需静享这份来自心底的礼赞。

任浮世纷扰渐远,在茶的世界里,我们找到了一种与自己对话的方式。每一杯茶,都是一次

对内心深处探索,每一缕茶香,都是对现实纷扰的超然。在喧嚣的六月,让我们以茶问安,品味心中的一份清静,享受生命里的每一次悠然自得。

有茶相伴的六月,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无论昨日的烦恼与忧心如何掠过心头,当晨光熹微时,它们似那渐渐消散的茶香,随风而去。我知道,新的一天,我已经准备好,以茶问安,迎接所有的未知。

六月以茶问安,不仅是对生活的问候,也是对自我的关照。在这平淡的日常中,茶让我懂得了静赏时光流转,懂得了淡然处世,懂得了把握当下。茶,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它温润如六月的风,轻柔地吹拂过我的每一个日夜。

如此,岁岁年年,六月的茶,总是那么宁静,那么温馨,它陪伴我走过每一个清晨与夕阳,每一次独处与群欢,成为我生命里最温柔的等待。



我的砖匠父亲

钟玉红



每当我经过繁忙的建筑工地,高高的脚手架上,一群身影瘦削、身单薄的劳动者,总会令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远在异乡的父亲。几十余载的岁月里,他背负着满是尘土与褶皱的行囊,像是一只永不知疲倦的候鸟,穿梭于各个城市之间,为了心中的爱,为了生活的温饱和家人的幸福。

父亲小学一毕业,便被爷爷送到工地学做砌砖,期望他能够学得一门手艺贴补家用。就这样,年仅十五岁的父亲拿起了砖刀砌砖,一做就是大半辈子。父亲的砌砖技艺高超,在我们乡间的名声可谓如雷贯耳。他常常自豪地提及,他这一生最为骄傲的事情,便是砌起了无数砖块,为众多家庭筑起温暖的住所,也包括我们家的老屋,是他一砖一瓦建成的。关于修建老屋的种种艰辛与温情,我只能从父亲的口中得以窥见一二。

俗话说:“哪个盖房子,哪个的力气大。”父亲无疑是最卖力,也是最高兴的。在修建老屋的那些日子里,他身兼数职。从最开始的和泥、打砖、砍椽角,到后续的拉线定位、砌砖筑墙,再到架设梁木、细致勾缝,直至最后的抹灰收尾,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。以至于到了晚上连抬腿洗脚、端碗吃饭都困难,父亲说其中滋味,非亲历者无法体会,但一想到自己将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,心中就乐呵。历经数月,老屋终于落成,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父亲的汗水和心血,每一块砖、每一片瓦都留下了他勤劳的印记。

关于父亲,许多事,我都是后来才渐渐懂得。我三岁那年,父亲年底从他乡归来。他刚踏入堂屋,背包还未放下。我便如小猫扑进他温暖的怀抱,让他抱着我起飞。母亲在一旁轻轻嗔怪:“你就宠着她吧。”父亲微笑着回应:“咱们就这么一个乖囡囡,不宠她宠谁。”在父亲怀里腻歪够了,我满怀期待地打开他的背包,期待中的零食不见踪影。只见到砖刀,以及一个叫灰板的物件。我瞬间感到失落,小嘴一撇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父亲察觉到我的情绪,想要过来安慰我,我像受惊的小兔子一样扑向母亲,泪水如断

线的珠子般滑落。双手不停地挥舞着,嘴里喊着:“爸爸坏!”父亲走前来摸着我的头:“这次爸爸包里实在装不下零食了。砖刀和灰板是爸爸吃饭的家伙。有了它们,砖和砖才黏合成坚固,缝隙才能消失无踪,建筑物才能一天天矗立起来。就像人生一样,需要一块块坚实的砖块来构筑,才能抵御风雨、暴力和各种挑战。明天爸爸带你上街买公主裙好不好?”当时我不明白这些道理,但听到公主裙,我闪过一丝光芒,点头满意的跑开。

曾听过一句话:“母亲是一寸寸变老的,而父亲是突然变老的。”细想起来,似乎真是如此。前两年我送父亲去火车站,无意间瞥见他鬓角的白发已经悄然显现,曾经挺拔的身姿也不再如昔。我情难自禁,轻声道:“爸,要不您就别出去了,就在家吧。”父亲转过头,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:“我这双手生来就是砌砖的,我若双手放下砖,又怎能养活你们?我还得继续攒钱,等你出嫁后,我和你妈才能稍微轻松些。”听完这番话,我的眼眶不禁湿润,我转过头,望向远方,心中五味杂陈。

在进站前,父亲不忘叮嘱:“丫头,在家要好好照顾自己,等到过

年回家时,给我带工作地方的特产。”父亲就是这样,不善表达、不善交流,日常生活里,他把感情深藏在心底。唯有离别的时候,才会流露出些许的柔情。他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压,为我遮风挡雨,让我无惧风雨的侵袭。他的肩膀,是我快乐童年的依托;他的手掌,是我受挫心灵的抚慰。他从未轻易说出“爱”这个字眼,但他的每一个行动,都充满了对我深深的爱意。

我时常在想,如果可以,如果可以选择,父亲怎会愿意离乡背井去外地打拼?可父亲是男人,他有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,也有他曾经意气风发的理想。如果说母爱是世间最温馨的港湾,那么父爱便是那坚实无比的堡垒。

